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十三回 懲惡鴛鴦令尹施威 避貪狼俏佳人脫籍

話說王娟娟巧遇吉慶和等訴了一番苦情，又大哭一場，吉慶和等人當晚亦無從想法，只問了住處，然後各散。吉慶和等回到同發棧，杜海秋道：「不意昨日戲謔之言竟成語讖，居然吉兄遇著意中人了。」趙鼎銳道：「這王老大的女兒遭人騙賣，逼良為娼，實是可憐已極，但必得想個什麼法子，將他弄出來才好。」李亦仙道：「沒有什麼別的法兒，只好我們捐資代他脫籍，除去吉兄每人出五十元，湊足二百元之數，贖他出來再作計議。」杜海秋道：「亦仙之言固屬盡善盡美，特恐那惡鴛因五年期限未滿，還不肯放贖，即不然任意要索，飽其欲壑而後已，那時將如之何呢？」吉慶和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，那鴛母雖然極惡，豈無一點良心，王大女兒押在那裡不過二百元身價，年半以來已代他剩了六倍其數，今再備價去贖，還有什麼不放的道理呢！」趙鼎銘道：「吉兄之言頗近情理，我們四人當代償其價就是了。」趙鼎銳道：「我們將二百元預備齊全，明日回到那裡，將那鴛母喊來，吉兄便如此如此問他，看他如何說項，如果肯了好極，否則再作計議。此時已夜深了，我們且各睡覺，明日再說。」大家安息無話。次日午後，一起到了王娟娟處，略坐了片刻，吉慶和就將鴛母喊來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鴛母道：「老媽媽子姓胡，我娘家姓陸。」吉慶和道：「王娟娟是你親生的，還是帶來的呢？」胡陸氏道：「娟娟不是親生的，是別人家押在這裡的。」杜海秋道：「押了幾年了，是多大歲數來的，你出了多少身價呢？」胡陸氏聽了這說，心裡就狐疑道：「奇怪，這幾個客一次沒有來過，就是昨日晚上林韻仙家有個姓吉的叫了個局，怎麼今日一到就問起這些話來，難道裡頭有什麼委曲嗎？我且不管他，如果他們要代他贖身，我就說期限未滿，不能就去。萬一勉強，再說他生母未來，諸多不便，必得去信喊他生母才好行事，若再執意要贖，必須到了價錢我才放手。」一面想定主意，一面說道：「娟娟是前年冬天才來的，由他生母押在這裡，言明五年，身價並不大，卻是五百塊洋錢，老爺們問他，想是要代他贖身麼？」大家聽了暗暗的好笑，吉慶和趙鼎銘亦暗暗的想道：「竟有這等事，倒被海秋猜著了。」

只聽杜海秋道：「只因這位吉老爺昨晚在林韻仙家吃酒，帶了娟娟，看他生得還好，要想討他回去。據你說五百塊洋錢，如果討他只須備了原價就可討了？」胡陸氏道：「承老爺們賞臉，看上娟娟，只是他的造化到了。但有個苦衷，礙著他年限未滿，不便就去的，老爺們同吉老爺可不要怪。」趙鼎銳道：「據你說年限未滿，不能就去，勢必要過了五年了。」胡陸氏道：「這是老爺們明見。」

吉慶和道：「我知道你定要五年的道理了，譬如五百元被人贖去，是但有本錢回來，利錢尚無著落，等到五年以後本利都有了，那時有人來贖，再備了現在的原價，你不是一個錢就變了十倍。」胡陸氏帶笑說道：「照老爺們這樣說，老婆子竟要發死了，那裡敢有這個妄想呢！」李亦仙道：「我是知你的意思的，雖說要等五年，不過是這麼句話，要是贖他的時候，能比原價再加一倍也就可以撒手的，可不是呢？」

胡陸氏又笑道：「這位老爺真會說，居然猜著老婆子的意思了。」李亦仙又道：「你既被我猜著，這就好商量的了，我勸你勸破些，原價料你定是不肯，若再加一倍，亦未免叫吉老爺太吃虧。不如我給你作個主，勸吉老爺添二百元，把這件事就成就起來。你要願意肯呢，明日午後就人價兩交，你把主意拿定了，不必三心二意的亂想，況且娟娟歲數也不小了，等到五年後，未必有人肯出這樣的肯價。」胡陸氏聽了這番話，又見吉慶和那樣，樣子又急得狠，光景是個肥羊，不如任意敲他一下，遂又說道：「承老爺們賞臉，出了這樣的大身價，老婆子還不知好歹嗎？不過這裡頭還有個難處，他的生母不在這裡，必得要生母喊來才可做事呢，如老婆子現在作了主，萬一五年後他生母來贖，見沒有人了，那時向老婆子要起人來，老婆子從那裡還他呢？他生母著鬧狠了，競去縣裡告起來，不是老婆子還要吃官司嗎？老爺們明見，此事老婆子是不敢做主的。」

吉慶和道：「萬一他生母五年後競不來贖或者已經死了，終不然你把他留在這裡，當一世的婊子麼？」胡陸氏便放下臉來道：「吉老爺怎麼說起這樣話來呢，就是做買賣，從沒有強買強賣的道理，況且是討人，都要兩相情願。一相情感，任他錢再多些，終是不成功的。」趙鼎銘聽了這個話，便勃然罵道：「放屁，老爺們抬舉你這忘八旦，老豬狗還敢在老爺們面前辯嘴，你既說老爺們強買，老爺們就強買，人是要定的，你敢再說半字不肯麼？」杜海秋、李亦仙、趙鼎銘忙攔道：「二弟不要為著人家的事動肝火，也不是你討的，何苦來呢。」趙鼎銘道：「那有這種混帳東西，占著良家女子，強逼為娼，還要勒贖，天下那裡有王法麼？」吉慶和趕著作了個揖說道：「二哥不必動氣，總是小弟多事，現在雖五百元我都不討了，何必嘔氣，我們走罷。」說著便要出來，趙鼎銘忙退後一步，悄悄的與王娟娟說道：「你不要急，早晚包管你出這個門。」娟娟亦點頭會意。於是大家出了門，回到同發棧。

趙鼎銳道：「此事須宜早辦，遲則必變，老鴛之心最不可測，今日我們雖將些話謊騙他一會，他雖一時未能參透，久必生疑，即使毫無他變，但被二弟罵了他一頓，是一定會遷怒娟娟的，再叫娟娟受他蹂躪，這就更慘了。但不知上海縣現係何人，我擬往縣裡去辦他。」杜海秋道：「要聽聽縣裡是何人，這卻容易，何不去樓下賬房裡一問便明白了。」趙鼎銳道：「正是。」說著就往帳房裡問。

原來這上海縣是兩榜出身，姓卜名世成，號熙之，雲南大理府人，丁酉科的舉人，戊戌科的進士，由主事改用知縣，卻是趙弼放雲南主考的時候中的，第二年就聯捷上去，過了好幾年才部放出來。趙鼎銳打聽清楚，滿心歡喜，次日一早就往縣裡去拜。卜知縣知是老師的世兄，自必慇懃款待，趙鼎銳便把胡陸氏逼良為娼，漲價勒贖的情節及王娟娟遭騙，現在情願從良的話，前後說了一遍，就托卜知縣懲辦。卜知縣滿口應允，立刻傳齊通班差役，並移知英公堂協同捕探往提，限本日解縣，這且慢表。

再說鴛母胡陸氏被趙鼎銘罵了一頓，心中好不氣惱，見他們走後，當晚因娟娟尚要出局，並未發作。等到次日一早起來，便把娟娟叫去罵道：「你這爛貨，人家才帶了一個局，你就騙得人家那種樣子，不是你這爛貨作妖作怪的，何以人家就要代你贖身？我把個信，不要以為懷已剩了千把塊洋錢，比身價多出幾倍，就想遠走高飛。少我一天，我讓你出我的門，就不算老娘的手段。」王娟娟聽說也罵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老豬狗，不過押了二百塊錢，已代你剩了幾倍，你還不知足，還要百般勒索，我看你這樣狠毒，眼見得死在頭上了，勸你不要這樣罷。」

胡陸氏聽著更加大怒，便走上前來，將娟娟頭髮一把揪翻在地，舉起手來就滿身亂打。娟娟睡在地上，仍是哭了罵罵了哭，嘴裡還說道：「你就把我打死，我陽世沒法辦你，陰間裡去也告你一狀。」

兩人正打得難開難解，忽聽一片人聲說道：「只就是胡陸氏家。弟兄們出點力，不要放走了一個，為最胡陸氏是個要犯，我們先把他帶著。」說著已到裡面喊道：「那個是胡陸氏，叫他快快出來，我們是奉縣裡同新衙門裡大老爺的命特來拿他的。還有個王娟娟，是案裡的要證，一起帶了走。」胡陸氏見了一班差人來拿，已嚇得魂不附體。惟有王娟娟心下明白，就蓬頭垢面的哭著說道：「諸位公差來得正好，我小女子已被這胡陸氏要打死了，求諸位公差在縣大老爺面前方便一句！」那些差人一面聽，一面拿出鐵索，將胡陸氏鎖起來，又押著娟娟並娘姨大姐等眾一起進城。到了縣城，先將胡陸氏等押在班房裡面，然後進去稟到。

卜知縣見人犯已經提到，即便升堂提訊，只見人證齊跪在案下，卜知縣便問道：「胡陸氏，這王娟娟是由何人帶來，押了多少身價，從實招上。」胡陸氏見問，便磕了個頭，供道：「王娟娟是由前年冬月裡，由他身母王許氏帶來，押在小婦人身上，言明五年期滿，身價英洋五百元是實。」卜知縣又問王娟娟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胡陸氏所說你可聽見麼？」王娟娟也磕了個頭道：「大老爺明見，小女子是南京江寧縣人，生母已死了十五六年，前年因父親身死，便由小女子的乾姨娘曹許氏騙來上海，瞞著小女子押在胡陸氏家，言明五年期滿，身價英洋二百元。當時小女子並不知道，後因曹許氏不辭而去，胡陸氏才親口告訴小女子的。那時小女子已知受騙，便要尋找曹許氏，一同仍回南京，那知胡陸氏堅不肯放。過了一個多月，就逼小女子為娼，小女子不從，他又百般凌虐，打得死去活來，小女子受打不過，只得從了。年半以來除他出了二百元不算外，已代他剩了一千餘元。前日有位吉老爺同趙老

爺帶小女子的局，因這兩位老爺從前在南京見過小女子的，就問了小女子的情節，承這兩位老爺念小女子可憐，吃這皮肉的飯，吉老爺就要代小女子贖身，已經出到七百元，胡陸氏還不肯放贖。後來因胡陸氏言語頂撞了趙老爺，被趙老爺罵了一頓。當時胡陸氏雖不敢奈何趙老爺，等趙老爺們走了，便發作小女子，說是小女子將他們勾引來贖身的，還說五年限少一天皆不放手，叫小女子試試他的手段。小女子實在受氣不過，便搶白了他幾句，他就將小女子按倒亂打起來，大老爺的恩差去的時節，他還在那裡打小女子呢。大老爺如果不信，請問大老爺的恩差就是了。」說著磕了個頭，又道：「小女子實在不願為娼，求大老爺恩斷。」

卜知縣聽了這番話，便問差人道：「你們去胡陸氏家，到底胡陸氏在那裡做什麼，不許隱瞞，從直兒講。」只見有個差人在公案前單膝跪著，說道：「小的們奉大老爺命，去到胡陸氏家，實係胡陸氏正打王娟娟，還是小的們上前喝住的。」說罷，仍立在一旁。卜知縣聽說，便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本縣久聞你素不安分，逼良為娼，種種罔法，指不勝數，今在本縣堂上還敢捏詞強辯，尤屬刁頑已極！」

喝將拖下去，從重鞭責一千下。只聽差役答應一聲，即刻拉了下來，剝去衣服，一五一十整整鞭了一千背脊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淋。卜知縣又喝令：「拖轉來。」胡陸氏又跪在下面，卜知縣道：「本縣本應重辦，姑念王娟娟非爾拐騙，尚覺情有可原，王娟娟即令發堂擇配，所有身價二百元，既據王娟娟已經代剩一千餘元，應毋庸議，胡陸氏著即取具切結，交保釋放，曹許氏候移知江寧縣再行提究。」胡陸氏只得唯唯遵斷，具上切結，仍由原差帶去，王娟娟當即飭送棲流女所，卜知縣這才退堂。

次日卜知縣便往同發棧回拜趙鼎銳，順將斷結的情節告訴了一遍，趙鼎銳又請吉慶和等出來相見，吉慶和又道了謝。卜知縣又道：「王娟娟現已飭送堂內，世兄與壽翁先生如何辦理之處，請自斟酌便了。」趙鼎銳道：「承老世兄推愛，除莠安良，感同身受，但小弟等人地生疏，王娟娟既經脫籍，仍求老世兄代為招呼。昔東坡云：『寄語風流賢令尹，護花恩比種花多』，不啻於老世兄詠之矣。」卜知縣笑道：「老世兄既如此諄屬，弟當轉知堂董，妥為照料，俟諸位高捷榮歸之後，再築金屋藏嬌便了。」吉慶和又道謝了一回，卜知縣這才告別。次日又代趙鼎銳等祖餞，吉慶和又往棲流女所見了王娟娟，囑令安心耐守，俟南回之日同往金陵。王娟娟亦將願托終身，不再另嫁的話與吉慶和說明，吉慶和滿口應允，自不必說，又交了些散碎銀子與他零用著。到了十九，大家即航海進京。欲知何人高捷南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